

去乡野，寻访最美春色

□董小飞 文摄



春日乡野风光。

清明前后，大地一片斑斓。海棠笑了，李花似雪，桃花红了脸，樱花与鸟儿交了朋友，油菜花更是遍地流金……这般盛景，尤以乡间为最。且不说整齐有序的民居，就连老旧的泥墙石屋，有花海簇拥，也美成了莫奈花园。我自然不愿放过这难得的春光，于是背起相机，跑去乡下。

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油菜花。在乡间，它是春天的底色，像一张黄绿相间的绒毯，波浪般起伏着盖在大地上。

有小蜜蜂忙碌着，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想起小时候，放了学钻进油菜花田里拔猪草，被蜜蜂追着蜚的往事，仍觉生疼。那时，真不觉得油菜花有什么好看的，更没听说有谁追出百八十里地，把油菜花当作风景看的。可眼前，有带着画夹写生的，有推着婴儿车来看花的，有盛装打扮来拍照的，还有带着孩子来放风筝的……有一只蜈蚣风筝，色彩艳丽，夺人眼目。它一路昂扬爬升，经过河畔的大树时，惊出了一树鸟雀，它们扑棱着翅膀，吱吱喳喳飞向河岸。顺着视线望去，我看见了粉霞般的大片桃花，于是跟着鸟儿走去。

真是世外桃源般的所在！桃花开得正好，粉如胭脂，没有叶子的遮挡，开得肆意张扬，顺着疏朗的枝干任性绽放。淡淡花香中，一间小木屋掩映在桃花里，像一艘搁浅在春天里的小木船。风过处，花瓣翩跹起舞。

想起崔护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旧事。一位青年男子，在桃花盛开的时节走进一片桃林，邂逅一位姑娘，她的容颜与桃花相互映衬，红艳动人。归去后，他久久思念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再赴桃林，姑娘却不知去向何处，只有满树桃花，依旧在春风里绽放笑颜，他不禁怅然若失……我沉浸在悠悠遐思里，暗自揣测那位年轻男子是否还会年年前来，一位老者走进了桃林。这突然的闯入，让我忍不住会心一笑，口中却问道：“这是你家桃林吗？”

看完桃花，偶遇一棵颇有年头的李树。它长在屋后，枝干遒劲，正值花期，一树雪白。鸟儿在枝头欢跳嬉闹，不停鸣叫，仿佛要唤来所有人共赏繁花。见我拍照，屋主人走出来说，这棵树每年都有很多人前来拍照，你来得稍早了些，再过两三天，花开得更盛。我问，这棵树会结李子吗？他说，会的，夏天满树果子，到时候你再过来。

想起一位三十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，家中也有一棵这样的李树。每年暑假，都会约我们去她家摘李子。真没想到，这场漫无目的的闲行，竟走到了她家附近。一路找寻，终于看见那道S形的河湾。站在两间久无人居的老屋前，仿佛又听见儿时的笑闹声。她说：“长大后我的理想是种很多很多的李树，让你们每天都来我家玩。”这与我们其他人想当科学家、医生、老师的理想相比，我们都笑她志向太小。眼前的老屋，砖缝爬满青苔，院角的李树依旧在，花开满枝。村人说，她跟丈夫去大西北种树，已经五六年了。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，我想，她脚下的土地，应该早已绿意盎然了吧！

沿着河畔的S弯行走。农田里，翻耕机正在作业。白鹭聚集着，紧跟在翻耕机后，目不转睛盯着刚翻过的田垄，像敏锐的猎人般寻觅食物。田间的油菜花、萝卜花、海棠花蓬勃盛开，连豌豆花也不甘示弱，清瘦的绿叶间，仿佛轻盈地停着无数红紫相间的蝶影，与堤岸的老屋、柳树、樱花树，共同绘就一幅错落有致的乡野春景图。正端着相机拍摄，镜头里突然闯入四个十来岁的女孩子，手捧野花，互相帮着把花插在对方的发辫里，认真端详一番，再撒上些许花瓣。我远远望着。她们终于打扮停当，一个掏出手机拍摄，两个手持萝卜花嬉闹起舞，剩下一个打着拍子。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，便在春光里开始了。阳光下，小孩子们纵情嬉闹，一张张笑脸如同盛开的花朵——这不正是我要寻访的最美春色吗？我赶紧按下快门。



桃花开得正盛。

金色的呼唤

□黄黎霞 文/摄



油菜花开得正旺。

每年4月，春风拂过甬城，春花烂漫，春意盎然。而在我心里，总有一抹金色的呼唤，如磁石般，牵引着我奔赴与春天的约会。这份执念，源于多年前婺源江岭的油菜花海——金黄花浪铺满山野，与徽派白墙黛瓦交织，那极致的绚烂，至今鲜活在记忆里。

近几年，春日看油菜花成了我的定律。前年鄞州云龙的七彩油菜花虽美，却不及大片金黄来得震撼；去年奔赴河姆渡镇，一袭红衣闯入花海，镜头定格瞬间，满是欢喜。今年我心念念再赴河姆渡之约，却因气候偏暖错过花期，失落与怅然萦绕多日。

正当遗憾无处安放时，宁波老年大学文学社顾社长带来喜讯：计划组织去奉化大堰镇采风，既能聆听本土作家沈潇潇老师的讲座，还能赏古镇、看油菜花，并邀约我们理事先行踩点。这消息瞬间驱散我心头的不快，让我雀跃不已。

踩点那日细雨蒙蒙，雨中的大堰镇褪去喧嚣，尽显江南温柔。廊桥之上，黛色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县溪潺潺，水声与雨声交织成婉转小调，几十只水鸭浮游溪面，为这幅水墨画卷添了灵动。我们探访巴人故居，门楣对联透着古朴烟火气；瞻仰王钊故居石牌坊，古韵悠悠。这座“云中村”山清水秀、文脉深厚，白墙黑瓦依溪而建，湿漉漉的青石板泛着柔光，炊烟与雨雾相融，静谧安然，令人沉醉。

移步田间，雨中的油菜花别有风韵。梯田层层铺展，嫩黄花

瓣缀着雨珠，流光溢彩。拾级而下，雨的清冽混着花的芬芳漫过鼻尖，那抹金黄在雨幕中愈发鲜艳，与白墙黛瓦相映成趣，我赶紧用镜头定格这份诗意。随后我们敲定农家小馆的餐食，一切妥帖，满心欢喜。

可天气预报活动当日有中到大雨，大雨对老年社员而言隐患重重，改期又恐错过花期，令人两难。所幸后来预报转为小雨，我们果断按原计划进行，默默祈祷天公作美。

活动当天，奇迹降临——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，所有人的心情都格外明媚。出发前，社长分发了学习资料，其中沈潇潇老师《在大堰的恍惚时光》的开篇瞬间击中了我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似乎与生俱来就和黄颜色有缘……那像阳光一样温暖的黄，像金子一样灿烂的黄，衬得我的童年分外阳光。”这诗意的文字，道出了我心底的共鸣，我默念：我本姓黄，这抹金黄，是刻在血脉里的召唤。

我们在大堰党校品着明前春茶，聆听沈老师的精彩讲座，随后漫步名人故居，触摸历史温度。午后阳光洒向油菜花海，金色海洋在阳光下翻涌，绚丽迷人。我穿上红衣站在花海中，红与黄的碰撞热烈张扬。风暖花香，社员们的笑容如同油菜花般灿烂。

我终于明白，那心底的金色呼唤，不仅是对美景的向往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文学的追寻，以及对与春天、知己同行的美好时光的珍视。这抹金色，终将成为岁月里最温暖的底色。